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十二

吳江朱鶴齡撰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陳啟源曰孔氏引曲禮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以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免喪時作非也按

予小子乃古天子之恒稱名洛二誥及周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稱康王命畢公穆王命君牙皆稱予小子江漢詩亦云無曰予小子

曲禮之言殆未可泥

遭家不造

讀徂侯反音奏

嬛嬛

音

在疚

於乎

音鳥呼

皇考永世克孝

讀呼侯反音鸞

念茲皇祖陟降庭

傳云

庭直也本爾雅集傳常若見其陟降于庭此解本師古漢書注但大招云三公穆穆登降庭止今以穆穆為揖

讓蓋引
用之譌

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

同上

皇王

兼武

繼序

思不忘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

音潮

于廟也

按此及小毖四篇王肅述毛以為周公致政成王始
朝于廟之樂歌鄭以成王免武王喪將即政而朝廟
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詩小毖詩則作于歸政之後
長發以王肅義為然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子落

傳云落始也宮室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止率時昭考於乎

音鳥悠

哉朕未有父

爾雅父歷也幼小而未有所歷也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爾賴

諸臣扶將我以就之欲繼其道而尚恐判焉不合渙焉不屬也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去聲紹庭上下陟降厥家

王氏曰庶幾昭考之靈往來不絕于廟庭或上陟于家或下降

于家以啟翼我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通篇無韻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箋謀者謀政事也

此詩朝廟後作以道延訪羣臣之意多難指管蔡之

事而言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去聲哉

讀如齋

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

事也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

音芒

佛

鄭音弼與弼通

○嚴緝輔謂之救其失不專順從也

學記其求之也佛猶孟子云法家佛士也

時仔

音茲

肩示我顯德行

去聲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以下述羣臣之戒辭維予小子以下承其戒而

答之也鄭氏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乃

居攝大謬按蔡仲之命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
叔流言蓋武王初崩周公即攝政為成王元年時即
有流言之變所謂攝政者不過行冢宰之職耳非真
如明堂位所云負斧扆南鄉而朝諸侯也歸政于王
大約在東征之後此詩歐陽駁鄭義最明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

音蜂 傳荓蜂摩曳也 摩音翅 爾雅作粵 蜂釋訓同 朱

子不取仍同 桑柔傳 訓使蓋本王介甫說

自求辛螫

音釋 嚴緝人近蜂則 被其螫前日之事 無人

使蜂螫我乃我自求之也季本
曰此喻已自惑于流言以致禍
肇允彼桃蟲爾雅桃蟲

陸璣疏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鷦鷯其鷦鷯

婦化輒拚音翻飛維鳥嚴緝我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

為雕鷃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

郝敬曰方武王誅紂宥其子而封之人以為孤雛耳未
幾挾徐奄諸國以叛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
也鳥未堪家多難去聲子又集于蓼音了

序小毖嗣王求助也疏訪落言謀于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

箋天下之事當慎其小時而不慎後為患大集傳引蘇

此說本故成王求羣臣早輔助已以救患難疏周公歸

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以求羣臣助已經言創艾往
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陳啟源曰桃蟲飛鳥之
喻汎言事理如此當慎之于微非定指管蔡流言之
事也鄭氏謂懲不誅管蔡以致叛亂謬矣管蔡乃成
王叔父安得先事誅之郝仲輿又謂悔宥武庚其謬
亦同武庚既叛而誅頑民猶且不服使誅之于反形
未露之日其名亂不更速哉家多難方入管蔡末又
慮將來事變以見求助之切又曰訪落小毖皆云未

堪家多難四詩非免喪時作明矣嘗考之金滕武王
喪而流言作流言作而王疑王疑而周公出不知閱
幾時也二年之後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貽王王
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變又不知閱幾時也居喪二十
七月除居東二年前後不過數月豈能歷此多故哉
況成王衰絰中不應迎以袞衣也然則四詩之作在
七年歸政後無疑矣若成王初免喪方在疑公之日
安得有懲前毖後之言乎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

除草

載柞

音窄

讀疾各反

音咋○除木

其耕澤澤

音釋

讀徒落反

音鐸○莠土氣

蒸達而和耕之

千耦

疏千耦謂為耦者千當得二千人

則澤然解散

千耦

也與十千維耦異彼謂萬人相與

為耦實五

其耘徂隰徂畛

田畔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

千耦爾

有強侯以

民間

有噲

他感反音腫

其饁思媚其婦

古音考

力者

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載南畝

讀如

播厥百穀實函

也

斯活

讀呼酷

反音煊

驛驛其達有厭

釋文於

其傑厭厭其苗

有

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

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

縣縣其庶

表驕反音

標○王氏

次定可事全書

詩經通義

五

曰芸以鯀鯨為善恐傷苗也嚴緝芟芸庶皆除草也芟

柞並言是新墾田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言芸是反土而

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言載獲濟濟上聲有實其積音漬萬

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音郊其香音芬

香之酒醴香之香也邦家之光有椒古人祭祀用椒楚詞奠桂酒兮椒漿是也其馨胡

考之寧李氏曰胡考者老人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嚴緝以上皆秋冬豐熟之事而春

祭言之者蓋以匪且如字嚴云一讀咀平聲有且匪今斯今二句集傳

解明振毛云古如茲三句無韻未詳○嚴緝自古以來神之降康久矣繼此以往願其勿

替可也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疏農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
勸之使然序本多獲所由言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
豐故其言不及籍社也○月令孟春天子祈穀于上
帝乃擇元辰載耒耜躬耕帝籍此其祈穀于社稷之
樂歌也愚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立社
曰王社二社皆應以春祀之疏云泰社在庫門內之
右故小宗伯言右社稷王社所載書傳無文崔氏

靈恩

云王社在籍田中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周頌序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蘇頲濱主此說陳氏

祥道

禮書又云

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詩序所云非謂社稷建于籍田也然考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為籍而報也又王肅云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據此則崔氏之說不為無本

季本曰祭社則以稷配故經傳凡言祭社者稷在其中

朱子謂

詩意與豐年相似改作秋冬報賽之樂歌非也又按

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在仲春與孟春耕籍異月序連言之蓋謂春時既耕籍田而又祈社稷凡以重民事也如此則不主崔氏之說亦可陳啟源曰此詩孔疏引祭法以序云祈社是泰社其祭法疏引載芟序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不同按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知是為民祈祭若籍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役于官者不得

有斯稱也則籍田祈社當合為一事而社為泰社無疑矣

載芟二句言耕千耦二句言耘侯主以下詳耕之事也播厥以下詳耘之事也載穫至末言秋成之豐備禮祭祀自古如此今胡不然

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畧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畧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芟芟

音測

良耜

利善之耜

俶載南畝

讀如米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煇

讀如

或來瞻女

音汝

載筐及筥其饗

武亮反

伊黍其笠伊

糾

讀其了反音矯○笠所以禦暑雨糾糾結也

說文糾繩三合也季本曰結于額下使不動

其縛

音博

斯趙

上聲○疏云趙剌地也

以蔣

說文拔田草也

荼蓼

疏此荼非苦菜與蓼皆穢草王肅以

荼為陸穢蓼為水穢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月令于季夏日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

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

獲之捋捋

音室積之粟

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側瑟反音責○櫛者梳篦總名

以開百室

箋百室開

戶納之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嚴緝百室在六鄉為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為鄼而鄼長掌趣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殺時搏

音壯

搏音壯黃牛黑唇按周禮陰祀用黝

也牛用黃者土之正色而有求音求與其角音六社

黑唇正黝牲之義黝黑也

有求

音求與

其角

音六社稷之牛大

角以似以續

傳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集傳續先祖以承祭祀按斯干詩云似續妣祖則續

古指奉祭祀以續古之人

人字無韻未詳或云疑與上盈寧為隔句韻也○何楷曰

甫田詩言自古有年而載芟亦曰振古如茲良耜又曰續古之人所謂古者何人乎蓋追后稷言之耳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疏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生養萬物王者秋祭之以報

其功

嚴緝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
追述春耕又預言冬穫也記曰有祈焉有報焉有載
芟之祈而後有良耜之報故二詩相次○邦家之光
胡考之寧祈之之辭也振古如茲庶其勿替引之乎
殺時搏牡有捄其角報之之事也嗣續古人豈非社
稷之功乎二詩語意微別朱子辨說謂未見祈報之
異不然

方回曰以成周之盛而別無祭地之樂章何也胡五
峯謂社即是祭地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
秋報社稷也此亦人主親祭周頌別無祭地之詩即
知祈報社稷為祭地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紆

孚浮反否平聲○疏爵弁之服
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紆鮮絜

戴箋猶

弁俅

俅

音求○離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
注弁爵弁也色亦微黑如爵頭然俅俅恭順

自堂

徂基

疏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
之堂基也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按基者塾

前之地主人所立處三告皆往于基以告主人也三告者告濯其及告克告絜也

自羊俎牛羶

鼎及羶

釋文音茲○爾雅注羶鼎斂口者疏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

所往互相足也羶羶不言自俎蒙上自俎之文也王氏曰自羊俎牛先小後大也羶鼎及羶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

兕觥

疏天子正祭無兕觥變于正

祭其觶

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

音話說文吳大言也

不教胡考之休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

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疏序言繹者此祭之名賓尸者此祭之事也漢書高祖命郡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主穀即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按農祥即房宿以霜降晨見于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

月正九

蘇傳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既已失之又以知
毛氏雜取衆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凡類此耳

按鄭箋皆引特牲之文疏云特牲雖士禮而士卑不
嫌同君故準特牲為說也朱傳采用其解而不從繹
祭之說豈以繹祭之制于禮有未詳歟○馮復京曰
周禮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鑊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
此繹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汎言祭而飲酒非是

疏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
順則主祭尊者可知末言旅酬不慢則當祭時之敬
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

絲衣一章九句

按全詩皆一韻第三第五第八句不必叶朱子則云此詩或紕俅牛

蘇柔休並叶基韻
或基羸並叶紕韻

於音鏐鳥音鏐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箋介助也集傳

訓甲我龍寵同

受之蹻蹻

音蹻王之造

讀如奏古音考音走

載用有嗣實

維爾公允師

晦介一韻受造一韻嗣師一韻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以大武樂

成告之于祖廟也告者告所以作為大武之意

疏武王酌取先世之道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

為立篇名曰酌酌左傳作汔古今字耳朱子曰酌即

勺也內則十三舞酌

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云勺詩作酌舞勺學武也舞象學

文即歌此詩以為節而舞也

曹氏曰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

然此詩與賡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

如曰武宿夜云爾

禮記舞莫重于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歌舞以待旦故名焉嚴緝說者多以酌即是勺然考漢志周公

作勺勺是成王樂名樂莫盛于韶勺以皆繼治世也

若酌頌則述武王用兵創業酌其時宜

解酌字不用序說本蘇傳

故序云告成大武則此酌是武舞之樂與勺別也

儀禮

禮記皆減酉旁作勺蓋古時字少通用耳嚴謂彼言成王之勺不然

朱氏據左傳以桓

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

大武篇中之一歟

辨詳後

但古人制樂多沿襲前人為

之張子謂周公制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

如漢武德舞高祖所作象其除暴蓋武舞也後孝景
采武德舞為昭德之舞以尊太宗孝文之廟則為文
舞矣周公增大武以為勺亦猶是也勺舞必自有樂
章今不得而考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
下之說攬入之此正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
此詩所言遵養亦非養天下也按說文酌勺皆挹取
之義漢志云周公作
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安知班氏非用此序
語以言成王之樂耶嚴謂講師攬入亦不然黃震曰
此詩即成王之勺也成王初年多方騷動能繼武王

之武以定天下我龍受之載用有嗣皆主成王而言
養時晦用大介乃推本武王之功以起之也序所云
能酌先祖之道者也華谷以為非成王之勺豈未深
考歟愚按酌詩本頌武王又以為成王之樂者蓋成
王時周公所作耳華谷分酌勺為二辨雖博而非其
義東發謂頌成王亦失之且與序告成大武也不合
左傳遵養時晦者昧也杜預曰言武王遵天之道須
晦昧者惡積而取之蓋兼采毛鄭之意

毛云養取也
晦昧也鄭云

養紂闇昧以老其惡

王導語陶侃以遵養時晦侃謂乃遵養時

賊可證當時解多如此潁濱云武王初有於鑠之王

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

歐陽說同

其後既純光矣

則天下無不助之此解出而毛鄭之膏肓立破矣我

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言成王寵受而承之者此蹻蹻

然武王之大業也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言後王

世承其業實以武王取天下一出至公而無私允矣

可謂王之師矣

此歐陽說

酌一章九句

毛傳允師二字為句共九句集傳改為八句今從毛

綏萬邦屢

音慮

豐年天命匪解

音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即顧

命所謂亦有熊羆之士

于以四方

變用武事于四方

克定厥家

定周家王業

於

音鳥昭于天皇以間

去聲

毛云間代也與書多方有邦間之同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郝敬曰講武類禡武王所以克商也而其心在乎安

民保士定王業答天心非利天下而為之也故曰武

志

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賚為大武之三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此詩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

音繹思

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疏武王克商大封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也古者爵人
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于文
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敕之○大封功臣乃繼述
文王之大者故此詩以文王敕勸之言文王勤勞天
下故我受其業布此茅土以賚有功皆文王之意我
紬繹思之不敢忘也又言崇德報功往以求天下之
安定此周命之所以維新者爾美哉爾諸臣受封賞

封必有賞如車
旗命服之類

亦當以文王之德紬繹思之不可忘

也篇中我字詩人代為武王之辭朱傳云此頌文武
之功經文並不及武或云文武恐文王之誤

何楷曰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
而萬姓悅服說者以散財發粟即大賚之事非也散
財發粟不過一時矯革之政所及幾何必藉衆諸侯
來旬來宣而後天子之德澤始遍此賚之詩所為作
而賚之所以名也

賚一章六句

於

音鳥

皇時周陟其高山墮

音墮

狹而長

山喬嶽

小山與高嶽無不祭

嶽五岳也

允猶

允信也猶由同

翕

音吸

河

又以誠信由大河而祭之

天之下哀

音杯

時之對時周之命

王氏曰

哀時之對者哀聚山川之神而對越之

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集傳作對于天下之對亦通

序般

音釋

文薄寒反音槃呂記同

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箋般樂也孔云崔靈恩集

注用此句為序

曹氏曰說文般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

而遍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王志長曰按般鄭氏云樂也蘇氏云遊盤也以此訓般是孟子所謂般樂怠傲秦誓民訖自若是多盤之說斷非武樂命篇之旨曹居貞引說文近之天子巡狩按節徐行盤旋而返故謂之盤耳

此詩與時邁相似亦告祭之樂歌也曹氏以為頌成王不然

郝敬曰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或

定于成之季年也

按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大武之
六章賚為大武之三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
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簡嚴故
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楚子云武王克商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既以耆定爾功為大武卒章則
傳未嘗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
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

杜預注
本如此

傳之意蓋謂武為武

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
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
章之理今即以傳證之隨武子引泂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
大武篇中之一章而其餘可知已況頌各一章章各
一義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封賞般頌巡行皆
為武王作也如酌桓以下不過武樂內之一章而已
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耶後之偽作申公

詩說者遂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賚為二章時邁為三章般為四章酌為五章桓為六章巧合武樂六成之數此又以說詩為舞文實考亭誤解左傳啟之也不可不辨

般一章七句

魯頌

疏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于不足也

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朱子曰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攷獨閼宮一篇為僖公無疑耳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不與其僭也然則刪詩何取乎此而著于篇耶曰著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是頌之作嘗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其體猶列國之風其辭特以贊美當

時之事于宗廟無與固未純乎商周天子之頌也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者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其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此鄭康成說

或謂夫子有所諱而

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

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與集傳小異

駟

駟音扁○腹

壯馬

燒

讀如

在

局音

之野

讀如

野○箋牧

必于

民居與民田何楷曰如舊解垆在野外今曰在垆之野

文義未順考垆是地名郡縣志垆澤俗名連泉澤在兗

州曲阜縣

薄言駟者自讀如渚○季本曰薄言駟者謂畧

東九里

有驕

有皇有驪

離音

有黃以車

以車馬

彭彭

讀如

思無

疆思馬斯臧○駟壯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騅

有駟

披音

有駟有騅以車

伍伍

音披

文數悲反

思無期

無期

斯馬斯才

讀前西

○駟壯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

驪

陀音

有駟有騅

留音

有雉

音洛佳

以車繹繹

讀弋灼

思無

部諧各

駟

讀同上

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駟

音因

有駟

音孤反音胡

有驪

音簞

有魚

爾雅馬一目白

以車

驪二目白驪

以車

以車

以車

以車

祛祛

音區

思無邪

讀祥余反音徐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

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李氏曰牧馬

坰野既

不害農

又使

馬得所

養重農

務穀即此可見

又使

疏僖公生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

後也

本鄭氏說

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始見

于傳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序云史克作是
頌不專指駟篇則四篇皆克所作嚴緝孔氏謂魯頌
作于僖公身後非也觀閟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
其如此如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明是生前祝頌之辭
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自解耳未必作于得
請之後也愚按左傳行父沒于襄公五年上距僖公
薨時已六十年當僖公朝恐無請頌之事嚴說或然
馬有四種首章言良馬良馬朝祀所乘故曰斯臧二

章言戎馬戎馬齊力尚強故曰斯才臧言其德才言
其用也三章言田馬田馬齊足尚疾故曰斯作四章
言駕馬駕馬主給雜使故曰斯徂作者習其動作之
節徂則足以行而已此張文潛說本孔疏馬愈下而皆能養之
則可以變駕為良而利有攸往于此見僖公之善牧
馬也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

音邨

有駟駟彼乘

去聲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音芒

○歐陽義

修明振振鷺歐陽義振鷺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其職振振鷺與周頌振振鷺同亦興也謂舞者所

執驚羽恐不然鷺于下讀音鼓咽咽音醉言舞疏無算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

其于胥樂音兮結句三章同不用韻章夢易曰振振鷺以下五句漢饒歌十八曲音節昉此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

于飛箋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鼓咽咽同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

有駉彼乘駉音絢○馬色青黑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以讀如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何楷曰此詩疑僖公飲酒泮宮而作以振振鷺鷺于
飛意之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鷺固澤鳥也又疑
為喜豐年而作以自今以始歲其有意之春秋于僖
公三書不雨既而書六月大雨歲其有者始有年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思樂

音洛

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讀如

其旂

芣芣

音旆飛揚貌

鸛聲噦噦

音噦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于往邁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

箋德音或曰此蒙上言鸞和之音

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

樂泮水薄采其芣

釋文云徐邈音柳楊旭曰當讀力久切音柳說文作芣本訓鳧葵也芣乃

酉之古文俗謠從卯遂讀卯集傳叶謨九反明母音某亦誤謂从卯也

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讀如簞○疏天常與以難老之福

順彼常道

讀如

鉅屈

服屈

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

音格

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音户

○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讀如白

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

音號讀況壁反音割

淑問如臯陶

讀夷周反音由○疏善問獄如臯陶

者 在泮獻囚○濟濟上聲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剔

與過 彼東南讀如吟○淮夷在魯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

于訥音凶○箋無有爭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如伯州犁之事

是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疏荀卿論兵云櫟十二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

弩用五十个也大司寇入束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其

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讀弋灼反音命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讀宜

脚反音虐古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讀黃郭反音鑊○翩

彼飛鵙集于泮林食我桑黹音甚○黹桑之黑者懷我好音發

歸也懷就我以善音嚴緝喻淮

憬

音耿一音同

彼淮夷來獻

其琛

敕金反音真○疏言僖公既克淮夷以其國寶為獻非必其地所產也

元龜象齒大

賂南金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首章二章言僖公至泮水從之者衆而樂親其教也
三章言與羣臣飲酒因祈其壽考而服衆或云古者
養老于東序在泮飲酒行養老之禮永錫難老祝之
也四章稱僖公德兼文武以起下征淮夷五章至末皆

未然事獻馘獻因獻功必在于學者先禮儀而後勇
力也角弓束矢班師之事懷音獻賂服遠之功皆
稱願其如此也蘇傳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閼宮言
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閼宮僖公因舊而
修是以不見于春秋至于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
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辭
歟劉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他無所考故不質

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以愚攷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泮宮之作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于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于春秋而僖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矣但詩中所言不無過實

考左傳淮之會公見執于齊其辱甚矣不應作詩誇美余春秋集說別有辨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閼

音

宮有恤

音

實實

鞏

枚枚

疏枚枚者細密之意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

斲其材而礱之加密
石焉故傳云礱密

赫赫姜嫄

音元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讀如

無菑無害彌月不遲

讀陳回反音隨揚旭曰小雅鼓鐘其德不回叶音移闕宮

其德不回當讀此與下依遲二字叶今集傳反以依遲叶上韻而回从本音非是宜正之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

叶音福

黍稷重

平聲

穆

音六叶音力

重穆詳幽風

植

音職

稷

曰植後種曰稷釋文引韓詩云植長稼也穉幼稼也

菽麥

讀如棘○重穆植穉非穀名因黍稷熟有早晚

菽麥種有先後故有此四者之名耳

奄有下國

讀如域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

音巨

奄有下土

劉氏曰

奄有下土書云后稷建邦啟土是也奄有下國論語云

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

續禹之緒

稷之播種所以成禹之功

○后稷

之孫實維大

泰音

王居岐之陽

陳啟源曰居岐之陽兩見于詩皇矣言文王則程邑

也此言太王乃周原也太王遷周文王宅程皆在岐山之陽相去百里而近

實始翦

斷也

商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

極也

于牧之野

讀如

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

汝音

敦

堆音

商之旅

厚集其

十亂一心三千同德

克

咸同厥功

讀居古反音舉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讀茲五反音祖

俾侯于

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上聲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

曹氏曰司常云

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禘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用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

公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
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

六轡耳耳

從春秋舉春

該四匪解音懈讀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魯郊

正孟春家語魯無冬
至大郊降殺于天子

享以騂犧

胡翰云當讀為義赤牛純色

是饗是

宜降福既多

讀如

周公皇祖

此皇祖在周公之下是謂伯禽

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

舉大嘗以該禘

夏而福

音福讀又郎反音杭○詳集傳

白牡

春秋

繁露成王賢周公而貴之故使祭周公以
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

騂剛

說文剛特也特

特牛也集傳解白牡騂
剛本何休公羊傳注

犧尊將將

音槍

毛魚

音庖戡音羹讀

當反籩豆大房

集傳俱本鄭箋大房用毛說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讀如

羗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

傳震動騰乘也

三壽

集傳具二說鄭說是

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

陳啟源曰論語馬融注引司馬法謂百井為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謂每十井出

車一乘說各不同李迂仲以百里之國提封萬井適合千乘之數若百井一乘必十萬井而出千乘十萬井之地開方計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大國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氏之說然魯地實不止百里明堂位七百里之說不可盡謂其誣必如包咸所云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使之出兵車一乘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等共百人以及甲冑弓矢五兵旌旗之屬無不具民豈能堪先王之世寧有此重賦耶朱子取司馬法以釋閔宮良為有見

朱英綠滕

音

二矛重

平弓

叶音視疏朱英絲纏

且與箋疏意合

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小戎云竹閉緄滕傳云緄繩
滕約此傳云滕繩者謂以綠繩束弓非訓滕為繩也二
句自相充配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

公徒三萬

集傳解公車公徒皆用鄭

箋孔疏據春秋襄十一年書作三軍謂僖公時止二軍
不應以三萬為三軍按費誓魯人三郊三遂伯禽已來
已有三軍襄公時作三軍則以三卿專魯之權分軍以
為己賦故作三軍耳非至襄公始有三軍也此李氏之
說嚴緝取之○陳啟源曰集傳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
乘此以每乘百人計之并炊家子等二十五人皆數之
為軍也此二十五人皆老弱可責以出戰乎

貝冑朱綬

按三軍當用車五百乘步卒三萬六千人
音稜讀息稜反音生疏貝非為冑之物故知
是冑飾說文綬綬也朱綬以赤綫連綴甲

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

楚舒

舒國鄆姓疏傳有舒鳩舒鄆
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是懲則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讀方未反音廢

黃髮台背

讀蒲寐反音避

壽胥與試

集傳引王蘇二說皆通何楷曰壽胥之壽指老成人言此主王說

俾

爾昌而大

讀特計反音地

俾爾耆而艾

讀五計反音义

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

讀暇憩反音係

○泰山巖巖

讀魚坎反音巖

魯邦所詹

與瞻同

奄

有龜蒙遂荒

奄有

大東至于海邦

讀卜工反古音考音崩

淮夷來同

莫不卒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

讀如藥○地理考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

南三十里繹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遂荒徐宅

讀音鐸

至于海邦淮夷

蠻貊

讀莫博反音莫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

讀果五反音古

眉壽保魯居常

箋或作嘗在薛之旁

與許

按管子常地見侵于齊左傳許邑見易于鄭皆魯朝宿之邑

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

令妻

聲

壽母

叶音米○成風

宜大夫庶士

疏

燕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燕于外寢

則宜其大夫與衆士皆謂為之祝慶也陳啟源曰令壽宜本一側皆承魯侯燕喜言若如集傳云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則句法直下可云大邦國是有

讀如以○既多夫庶士是令妻壽母宜之耶

受祉黃髮兒齒○徂來

後漢志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酈道元云今猶有美松也

松新甫

後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父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之柏

讀適莫反

博音是斷

短音

是度

鐸音

是尋是尺

叶赤約反音綽

松桷

角音

有烏

讀七約反

音鵲一云他各反徐邈讀楊旭曰按鳥字說文本訓誰也誰即鳥之篆文从佳諧昔流俗通从鳥作鵲而鳥專

為履鳥之鳥此又借大貌仍讀本音路寢陳氏曰路寢廟中之正寢也孔碩讀常約反音若新

廟奕奕讀弋灼反音倫奚斯公子魚字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

且碩謂廟甚長廣而且大萬民是若

序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嚴緝此詩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

之詞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其實也

攷春秋所紀僖公伐楚侵陳伐鄭圍許等役皆齊桓

晉

文公

主兵其自用兵者伐邾敗莒滅項皆小國爾豈

有膺戎狄懲荆舒荒大東服蠻貊之事乎

按閼宮即末章新廟

從集傳說

蓋周公之廟也毛傳以新

廟為閼公廟固非以閼宮為姜嫄廟亦非詩舉姜嫄

特原郊祀后稷之故若魯人立廟則三禮未聞

疏大司樂

舞大獲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魯無其廟

復周公之宇蒙前章大啟

爾宇大抵僖公之修廟祀志在邀福周公恢拓土境

耳故序以此語隱括全篇朱子辨說謂誤解修周公

之屋宇恐作序者不應陋至此

首章二章述周所自始與周公所自封三章述周公封魯之盛施及僖公能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也四章五章六七章稱願其有攘荆蠻服淮徐之功申上熾而昌壽而臧保彼東方意也八章極言受福之多

欲其復侵地宜室家臣庶以長保魯國也

黃佐曰隱戕于鍾巫

桓殞于彭生般賊于圍犖閔喪于卜鯢入春秋以來四公皆不令終故此詩頌僖惓惓以壽考為言見魯

人之厚也末章叙所以新寢廟者與首章開端相應

胡氏曰閔

宮卒章依倣

殷武而作

偽子貢詩傳云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閔

宮按魯之郊禘不詳所始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此不可信呂氏春秋云魯惠公

隱公

父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竹書

紀年通鑑外紀同劉恕曰惠公止之則是周不與之

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

不許荆人稱之然則

王伯厚謂惠公此請蓋在平王

之季也偽傳云云徒以此詩有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及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為據而

說者又云夫人不稱諡不稱小君蓋成風也

左傳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穀梁以為成風

成風妾母時聲姜與成風同與廟祭

故詩以妻母疊稱亦可謂巧于附會矣然魯僭郊禘必非始自僖公若僖公為之行父史克請命天子而頌之此越禮之大者夫子顧錄之以為天下後世勸耶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朱子曰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今正之○自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毛鄭合為一章朱子取首章十七句為例以王曰叔父五句屬上章以乃命魯公至如岡如陵分為二章體裁極整但謂第四章少一句則未見必然蓋古詩章法原不拘長短○三百篇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此詩吳草廬以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是為周公魯公說簡編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為連文蓋成王封伯禽于魯錫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伯禽征淮夷徐戎正周公在時事故孟子兩引詩皆言周公膺之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皆同此說今存之

商頌

朱子曰太史公云宋襄公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

夫正考父美之

據鄭諸正考父當宣王時

故追道契湯高宗所以

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
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
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
謬矣蘇氏同○朱得之曰師乙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
歌頌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頌指周頌商則此頌也
乃子夏又云宋音燕女溺志則宋嘗有風而亡之矣

猗音與與平聲那與置傳如字箋讀我鞀同鼓鼓疏猗歟湯之功甚多故能

制作護樂植立此鞀鼓也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以節

樂是樂成亦由鞀也樂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奏鼓簡簡衍我

烈祖湯孫奏假格通○奏樂以綏我思成箋極明集傳全引之鞀

鼓淵淵讀如嘒嘒管聲既和且平國語聲應相保曰依音依

我磬聲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不可以人力高下和平則能依之張子曰玉磬聲之至和平者可

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陳暘曰堂上言依我磬聲則鳴球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鼗鼓管鏞則

祝敬笙簫於音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鋪通鼓有數說文訓解也又

次定曰車全書
詩經通義
三

借巖也傳鐘鼓之聲數數然盛

萬舞有奕

萬兼文舞武舞故曰奕奕然有次序何楷曰說文奕大也

美其綴兆之衆大也亦通

我有嘉客亦不爽懌自古在昔

詩話自古謂古以後

也在昔謂今以前也

先民有作

謂作為祭祀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

烝嘗湯孫之將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自正考父至孔子時

又亡其七篇周用六代之學故太師有商頌也

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有名頌

十二篇以

那為首其輯之亂曰

韋昭注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中乃更變

章亂節故謂之亂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者在昔昔曰

先民即此詩也置鞀奏鼓此臭味未成

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

未用牲也滌蕩其聲時也鼓管交作依堂上升歌之王磬

此樂三闋迎牲而祭時也鏞鼓萬舞則九獻之後祭

將畢時也卒章歸本于執事恪恭云此乃湯孫之所

將以為奏格者也三稱湯孫皆指主祭之時王

不知何王

鄭氏謂是太甲

自歐陽永叔疑於赫湯孫時王不應自誇戴

岷隱遂以為商世之先王黃東發云樂以悅神故曰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猶飲食云苾
苾芬芬以侈言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
祭山川自稱有道曾孫豈亦自誇耶○樂記商人尚
聲尚聲求諸陽也于此詩見之祭義禘有樂嘗無樂
此詩云顧予烝嘗則秋冬非不用樂矣

那一章二十二句

毛牲曰那詩毛傳作一章朱傳分作五節仍曰一章二十二句

按魯語閔馬父引自古在昔四語為輯之亂說詩者謂不宜合作一章但從來詩章判節與樂章判節不同詩本一章而作樂者必分解之如樂府東門行本一章而晉樂一章所奏判作四解魏文帝艷歌何常行本七章而晉樂所奏判前一章為艷後一章為趨此明著也那詩雖一章然閔馬父以樂章例之則輯之為亂故朱子既為分之復為合之或是旨耳但樂章分解自為節次不以韻義為起絕假如清廟詩每句一唱三歎而成四韻則一句自為一章武詩於皇武王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則亦以一句為一章故清廟維清般武諸詩俱通體無韻然則分解節次原不必拘限韻旨如朱子所分者且其云輯者成也以學之既成則輯之以為亂此猶繹如以成之成然亦可解作趨如樂府前為艷後為趨趨促也言樂當急促也輯趨促字音之轉耳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閔馬父引那詩無此二語而次詩烈祖篇二語並同當是羨詞或如信南山甫田末各有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古樂府大篇後各有延年萬歲期陛下壽萬年等語若然則此又在亂之外別是一體楚辭湘君湘夫人兩歌其末章皆有捐子佩兮江中四語可驗但古樂既亡不能確行其說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

音戶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呂記及爾所所言流

慶無窮茲方及爾之所謂申錫無疆也

既載清酤

音古○宿酒也

賚

賚傳

賜也箋讀如往來之來集傳同毛

我思成

讀如常○朱右曰方載清酒于樽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

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

亦有和羹

讀如郎

既戒既平

讀如旁○嚴緝亦有和羹

其事既戒謹而不苟駿族音宗傳總也集傳音奏云古奏其味既和平而適宜駿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駿今不

從辨詳
考異

假音格無言讀如昂

時靡有爭

章讀如綏

綏釋文音妥

我眉壽

黃耆無疆約軼

音祇

衡

讀如杭詳采芑

八鸞鷁鷁

音搶

以假

音格

以享我受命溥將

由我湯孫受天眷命故普天諸侯皆來奉祭事也

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格來享

當作歆饗之饗

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

之將

嚴緝末二句辭與那同而意各有主那美湯此美中宗謂湯之子孫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

興之功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太戊也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辨說此詩未見為祀中宗末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

詩也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賢君不欲遺之耳按中宗中興本于成湯故頌始烈祖及爾斯所正言自湯及中宗也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得稱之朱子說亦通但古序不必易耳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東萊引儀禮羹定可正鄭箋曲說駿格無言時靡有爭永叔謂執事之臣總無諠譁又不交侵職位義本毛鄭較朱傳為優矣約軋錯衡八鸞鶴鷄諸侯助祭而始至也以格以享諸侯來助祭致享

于神也來格來享神來至而歆享也祀中宗而曰湯
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劉瑾曰頌詩皆自歌工道達主祭者之意自歌工指
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
者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周頌
雖詩既稱天子又稱孝子又稱我稱予亦然○
前篇多言樂衍之以聲也此篇多言味侑之以食也
其義可互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傳湯之先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

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按契始封于商

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

洛縣古宅殷土
爰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
芒芒
左傳芒芒禹迹注遠

貌
古帝
古時上帝
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正四方之封域
方命厥后
隨

方以施命
令于諸侯
奄有九有
讀如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讀養里反音以

在武丁孫子
郝敬曰商先王受命既久經衰亂而不危殆者在武丁為之孫子繼序重光耳
武

丁孫子武王

按湯號武王後人追稱之耳本紀湯曰吾甚武遂自號武王此史遷謬說
靡不

勝平聲龍旂十乘

去聲。○十乘者鄭以為二王後及八州之大國蓋獨舉尊者言之。

大禧

音熾

是承

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

海

讀如喜。○始復以四海為境域。

四海來假

音格

來假祁祁景

傳景大也。集傳引或

說作山名左傳成湯有景亳之命按寰宇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偃師即西

亳

傳員均也集傳與下幅幘義同

維河

按景山在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正臨大河景員維河紀武

丁紹湯中興之間

殷受命咸宜

讀如俄

百祿是何

音荷陳第云古擔荷之荷悉作

何河與何為韻祁宜本叶似亦隔句韻也。○武丁以令德宜民宜人故能擔荷天之多福以申上文肇域彼四

海之

意

序玄鳥祀高宗也

高宗武丁也
箋祀當為禘

此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各有廣狹鄭氏以
為若是時祀不應遠述上祖故改祀為禘按本紀盤
庚以後殷業寢衰至高宗乃復興頌高宗而推本祖
德正以表中興之功耳

玄鳥生商毛傳為玄鳥至日祈于郊禘而生契此說
有理鄭引簡狄吞卵出緯書中候及太史公不足信
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以成湯創業而言也商之先

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以武丁中興而言也武丁

孫子言武丁善為湯之孫子

此孔氏說
華谷同

非謂武丁之

孫子也

朱傳指武丁之
孫子本鄭箋

武王靡不勝武王即成湯也

與長發武王載旆同言武丁之善為孫子者以其于
成湯之事無不勝任故諸侯服徙而皆來助祭如下
文所云也是時殷道已衰而復興故云肇域彼四海
與湯之正域彼四方蓋先後重光也朱子不主序說
故汎言祭祀宗廟之樂而以武丁孫子為時王主祭

者

東萊說同

若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己之武烈于義未

安又以武主湯號武丁之孫子亦以自稱此殆類于

楚義帝之自稱懷王矣皆非是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項氏曰猗與烈祖二詩以韻考之皆五章章四句章末各

有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語為亂辭依他詩例皆當作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國語稱那之

末章為輯之亂曰則原非一章明矣玄鳥一詩亦當分四章三章章五句一章七句其詩每章皆承

上章末句發辭正與文王下武一例要之商魯二頌自比周頌不同辭義深淺較然可見鳥得以一

律論哉況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中分為二體按集傳章句依毛鄭然此說極有理當從

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

疏禹敷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于是畫其疆境按朱子引天問語斷于古字絕句然古人句讀原

如此嚴緝以方幅員

音圓箋與圓同○嚴緝自其直方字屬下句非也

既長有娥

音崧○按有娥國自漢以前其地不詳故淮南子以為在周山之北不周山崑崙之西

北朱子謂其不應絕遠如此史殷本紀桀敗于有娥之墟奔鳴條正義以為在蒲州蒲州即古蒲坂在鳴條西

此說方將也帝立子生商

上帝立有娥女所生者為商謂契也頌契而及有娥猶大

明之言○玄即玄德升

王桓撥讀必烈反音翫古音考音撇○玄王桓武而能

大邑曰商

詩經通義

三

撥治王志長曰契在虞廷功在人倫且敷教在寬何以稱桓撥也水土未平亂在中國粒食既奏亂在人心契獨以五教撥之昏者撥之使明獷者撥之使受小國是授懦者撥之使振畫者撥之使趨非武而何

達

讀他悅反音貼下同

受大國是達

箋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

其教令疏稷契皆公爵堯封之當百里舜益封之當不止于百里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讀方月反音撇○金氏曰言觀瞻之者皆感發也

相土

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左傳陶唐氏火正

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竹書紀年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乘馬即甸賦也

烈烈

海外有截

疏相土止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故鄭云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王肅云相

土在夏為司馬之職得掌征伐以威四海與鄭異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何楷曰自

契及相土皆順承天命而不達至于成湯能與之齊等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音賁昭

假

音格

遲遲

久也王志長曰夏道方衰而智勇之聖已篤生其間故曰湯降不遲見上帝之急于求莫

也昭假遲遲又見聖敬之密未嘗急于得天蓋聖人于天人感通之際慎重不苟如此上帝是祗

呂記諸時反音支

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音贅

旒

音流○公羊傳君若綴旒然旂之正幅為繆旒乃結于繆者

何

音荷

天之休不競不

綖

陳啟源曰綖毛云急也說文同疏云不急躁是也集傳訓緩義正相反朱子之意欲與競字相對耳然訓

詰豈可無本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受小共

音恭蘇傳

曰共

大共為下國駿龐

釋文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集傳叶莫孔反音蒙○傳駿大

龐厚也集傳引董氏云
駮駮馬也說本齊詩

何上

天之龍

讀且勇反音寵

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

讀上聲

不難

音赧

不竦

音聳

百禄是總○武王載旆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通遏

苞有三蘖

集傳解三蘖用

歐陽說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

韋豕韋也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郡國志

顧城在濮州范縣東
二十八里夏之顧國

既伐昆吾

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里

夏桀

竹書紀年夏桀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
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
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股商師征三股

戰于郕獲桀于
焦門放之南巢

○昔在中葉

中葉謂相土以後湯未興之前

有震且業

箋震猶威也業危也何楷曰竹書夏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至十六年其子上甲微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此湯之先世嘗中允也天子降子

卿士

箋信也天命湯而子之下子之卿士王氏曰降猶獄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

實維阿衡

讀戶郎反音杭

實左

音右

又商王

與祭非一臣獨言伊尹舉其著者爾

序長發大禘也

王氏曰雖序曰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此序曰

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

祖之所自出為大

王制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

商人之禘契為太祖其所自出之帝則嚳也

祭法殷人禘嚳

而郊冥冥契五世孫

詩不言嚳而言有娥猶生民不言嚳而言

姜嫄也朱子意其為禘祭之詩然禘祫非二祭說見

離詩

首章二章述玄王相土之事明商所由興三章以下

述湯受天命而享百祿秉鉞四征王有天下由得賢

臣為之輔也綴旒以旌旗喻駿駟以馬喻綴旒喻諸

侯附著駿駟喻能乘載諸侯也敷政優優言政事敷

奏以勇言武功惟先政事而後武功故其興師翦亂
一本三蘖不勞而定也伊尹以佐命元功得與大禘
之祭故章末并及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蘇氏說
見集傳

捷彼殷武

捷然彼殷
王之武

奮伐荆楚

傳荆州
之楚國

采面規反音眉
說文采周

行也一入其阻裒

音

荆之旅有截其所

曹氏曰王師所
在截然無敢犯

云深也
之者猶常武云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按荆楚即春秋戰
國楚地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菁夷人乘間出沒

不恒至今猶然高宗伐之不窮追急搗惟哀集荆之衆庶固守其所而其地盡平此治夷之長策也湯孫

之緒

上聲

○維女

音汝

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音堤

羌

音匡。漢地理志隴西有氐道羌道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

常○天命多辟

音璧

設都于禹之績

凡建國于禹功所及者王志長曰詩之思

禹功者多矣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韓奕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闕宮云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長發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此又云設都于禹之績蓋商興以契周興以稷而稷契之功皆由禹平水土微禹則民皆為魚雖有誕降敬敷之聖何由致其功烈于天下乎故商周二代歌其祖宗之功德必推及于禹也謂

歲事

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

來辟

同上。以歲時朝覲之事來見君王。

勿予禍適

謫同。鍾惺曰：以禍謫為言，商道先罰後。

賞稼穡匪解

音懈讀音棘

○天命降監

下與濫叶

下民有嚴

讀五剛反

音昂古音考音莊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音讀

偏○傳封大也。疏引左傳：封豕長蛇，為證集傳從之。蘇傳云：命于下國之中，封建其所當福者，亦通。○嚴緝上。

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下察諸侯而高宗能盡其封建諸侯之道也。

○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

生

後生謂後嗣子孫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讀胡員反。音園。楊慎曰：山海經：鳳卵。

作鳳丸，又作鳳樂丸。丸恐是樹之團圓。所謂如車蓋者也。詩傳解丸丸為直非。

是斷

音短是遷方

斲

取松柏之材斲而徙之又

是虔松桷

音角

有桯

五連反音延

旅楹有閑

以松為榱桷桯然而大列其衆楹閑然而大

寢成孔安

讀於連反音煙○傳

寢路寢也箋疏并言寢廟寢廟既成高宗之神甚安妥矣

序殷武祀高宗也

朱子曰高宗中興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

穆之列此詩則廟成始祔而祭之詩也

禮三年喪畢祔主于廟

愚按玄鳥詩序已云祀高宗也此詩又云祀高宗故

集傳以不遷之廟立說蓋商止三宗武丁既尊稱為

宗必特立寢廟斯說可通也但不必以文武世室百世不祧之制例之元稹云太戊武丁雖有中宗高宗之名特子孫加之懿號非不祧之說又考其世次高宗迄殷亡僅八君祖甲庚丁又弟及紂乃高宗七世孫紂之時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未應祧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為立于帝乙之時是并數二及為世其疎甚矣長發辨之最悉

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言既服荆

楚則諸侯來王所先者惟農事耳四章言高宗所以受命中興者天監其刑賞之不頗也五章備言中興之盛慶及子孫末章以立寢廟終之與魯頌閟宮異

彼更新此始作也

從朱子廟成祔祭說

人主繼衰亂之後非武功不能中興此頌高宗而首陳伐荆楚者三代以前皆都西北楚據南方世亂則先畔世治則後服天下常視之為向背也

按易云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說者謂鬼方北狄種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今觀此詩頌高宗武功止曰奮伐荆楚策

入其阻而已其時之不來王者自在南不在北意鬼方即荆楚之地夷俗尚鬼故以鬼方名之考竹書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此亦可證鬼方之非北狄矣 鄭箋以三四五章皆為曉告楚則大謬高宗之功豈止服楚可頌乎 潁濱解出始訂其譌朱子從之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此詩

第三章止五句又一句不叶韻與前後不類朱子疑脫一句或然

詩經通義卷十二